

The Nature's Book

家藏书

一部改变美国生活风尚的书

自然之书

〔美〕亨利·戴维·梭罗 著

E.M. 泰勒 编

陶文江 吴云丽 译

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自然之书

〔美〕亨利·戴维·梭罗 著

E.M.泰勒 编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然之书/(美)梭罗(Thoreau, H. D.)著;陶文江,吴云丽译.
—北京:中国妇女出版社,2004

ISBN 7-80131-952-4

I. 自… II. ①梭… ②陶… ③吴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
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8390 号

自然之书

作 者:亨利·戴维·梭罗

译 者:陶文江 吴云丽

策划编辑:樊国宾 施袁喜

责任编辑:施袁喜

装帧设计:何三戒 刘 媛

出 版: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:100010

电 话:(010)65133160(发行部) 65133161(邮购)

网 址:www.womenbooks.cn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皇家印刷厂

开 本:730×970 1/16

印 张:14.5

字 数:18 千字 插页 4

版 次:2004 年 5 月第一版

印 次:2004 年 5 月第一次

印 数:1-6000 册

书 号:ISBN7-80131-952-4/B·4

定 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(如有印装错误,请与发行部联系)

作者简介

亨利·戴维·梭罗 (Henry David Thoreau 1817~1862)，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，1871年7月12日生于康科德城，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。先后做过教师、思想家爱默生的助手，1845年，他孤身一人，提着一柄借来的斧头，到瓦尔登林中独自生活了两年。《自然之书》是描写这段林中生活的精彩篇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本书的影响越来越大。现在，它已经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《圣经》的大众读物。

作为一个提倡简朴生活的作家，公元2000年，他被美国大学生评选为有史以来最有魅力的世纪人物。



家藏书

第一辑

1. 《穷查理历书》
本杰明·富兰克林/著
2. 《自然之书》
亨利·戴维·梭罗/著
3. 《邓肯女士自传》
伊莎多拉·邓肯/著
4. 《梵高的艺术和生活》
殴文·斯通/著
5. 《美国纪行》
托克维尔·雨果/著

丛书主持：樊国宾 施袁喜
责任编辑：施袁喜

封面设计：



夜行动物工作室
TEL: 13121655064

前言

我在孤独的生活中写下下面这些文字。在马塞诸塞州的康科德城，瓦尔登湖的堤岸上，在森林中我亲手盖的木屋里，在与任何邻居距离一英里远的地方，我在靠着双手劳动，养活着自己。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。现在，我已经回到城里，重新开始了城市中的生活。

要不是有人到处打听我的生活情况，我本不愿将个人的情况公诸于众，像是哗众取宠，是非常荒唐的。有人说我的生活方式怪异，但我认为他们是错误的，相反，我觉得非常自然，并且合情合理；有人问我吃什么、是否感到寂寞和害怕等等问题。还有一些人很好奇，想知道我捐给慈善机构的那些东西是怎样来的，还有一些家庭负担沉重的人，想知道我收养了几个贫困的孩子，所以本书在回答这一类问题的时候，请一般读者原谅我对这些特殊问题的一一答复。

很多书避免用第一人称的语气进行写作，而本书则多采用这种方式表达，“我”这一词汇出现的频率比较高，实际上，无论什么书都是以第一人称的口气来表达的，这一点都经常不被我们注意。假如我对别人了解得像了解自己那样，也就不会反复地说自己的事了。无奈自己阅历有限，就只能谈谈自身的情况，但我希望每个作家都不局限于只写道听途说的东西，他应当准确而诚恳地描述自己的生活，像寄给远方亲人的家信那样进行创作。在我看来，假如一个人生活得很诚恳，他一定是生活在别处的。以下这些文字或许适合清贫的学生阅读。至于其他读者，

自然之书

他们自会有所取舍。因为谁也不会削足适履，委曲求全，只有穿合乎自己尺寸的鞋，才会感到适得其所。

我将说到的事物，不一定局限于只与中国人和桑威奇岛人有关，而与你们息息相连，这些文字的读者，在新英格兰生活的人们，特别是在此世生活的本地土著，关于你们及其所处的环境。你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度过了怎样的生活啊；你们是否真的有必要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如此糟糕呢？这种生活能否改善呢？在康科德的时候我曾去过许多地方；无论在店铺、公房里，还是在田野上，我到处看到这里的人们像是在赎罪那样，干着种种令人震惊的苦活。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的教徒，坐在火堆中间，眼睛直盯着太阳，或把身体倒挂在烈火之上；或偏着头看着天空，“直到他们无法恢复原状，脖子歪曲了，除了液体，别的食物根本无法流入胃中”，或用一条铁链，把自己终生锁在一棵树下；或像毛毛虫那样，用他们的身体去丈量帝国的广袤土地；或单腿独立地站在柱子顶上——而就是这种有意识的赎罪苦行，也没有我所看见的景象那么令人难以置信，令人胆战心惊。赫拉克勒斯的十二苦役与我的邻居干的活一比较，就实在算不了什么，因为他只有十二个，做完就完了，可是我从没有见到过我的邻居杀死或捕获过任何怪兽，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完成了没完没了的苦役的时候。他们也没有依俄拉斯这样的赫拉克勒斯的忠实奴仆，用一块火红的烙铁，去烙那九头怪兽。它被割去一个头，就会长出两个头来。

我看见年轻人，我的市民同胞，不幸的是，他们一生长下来就继承了土地、房屋、粮仓、牛羊和农具；得到它们容易，而把它抛弃可就难了。他们不如生在空旷的原野上，喝狼奶长大，这样他们也许能够看到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卖命地干活。谁使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？为



自然之书

何有人能够拥有 60 英亩土地，而更多人却注定只能下地干活呢？为何他们刚出世，就得自掘坟墓？他们不能不过人的生活，不能不推动这一切，一个劲儿地干活，尽力使生活过得好一点。我曾遇见过多少可怜、永生的灵魂啊，几乎被压死在生命的负担下面，他们无法呼吸，他们在生命线上挣扎，推动他们前面的一个长 75 英尺、宽 40 英尺的大谷仓，一个从未打扫过的奥吉亚斯的牛圈，还要推动上百英亩土地，锄地、拔草，他们还要放牧和护林！而另一些没有继承产业的人，虽然没有这种代代相传的、无谓的磨难，却也得为他们几英尺的躯体而委屈地生活，拼命地干活。人是在一个很大的错误之下劳动着。人健美的身体，大多很快地被犁头耕了过去，变成泥土中的肥料。就像一本古书中说的那样，人被一种无可明状的被称为“必然”的命运所支配，他们积累起来的财富，腐蚀于飞蛾和锈霉，招来了盗贼。这是一个愚蠢的生命，活着的时候或许不明白，到临终的时候，人们最终会明白这一点。据说，杜卡利安和比尔把石头往背后扔，就创造了人类。有诗歌为证：

Inde genus durum sumus, experiensque laborum,

Et documenta damus quâ simus origine nati.

(历尽千难万阻，而明了来自何处，

人类由此变得坚强。)

罗利后来曾写了两句响亮的诗：

“从现在开始，人的内心变得坚硬，任由劳怨，

证明我们本身就是岩石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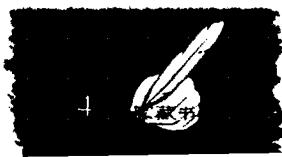
盲目地遵从本身就错误的神示，把石头从头顶向后扔，也不管它落在什么地方。



自然之书

大部分人，即使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度里的人们，也因为愚昧无知，因为莫须有的焦虑、永远干不完的粗活，而永远无法去采集生命的美好果实。过度劳累使他们的拇指变得粗笨和颤抖，无法采集。确实，操劳者操劳了一天又一天，永远没有时间停下来，以使自己真正休闲；无法保持人与人之间最纯洁的交往；而他的劳动果实，在市场上却总是掉价。他没时间来做什么的，除了做一架机器。他怎么知道自己是无知的呢——他恰恰是靠这种无知活下来的——他不也经常伤筋费神吗？在评论他们之前，我们先要解决他的温饱问题，并用我们神奇的药剂使他恢复健康。我们生命中最可贵的品质，就像果子上的细粉一样，需要小心呵护，才能保全。而人与人之间却很少能如此温柔地相处。

我们都知道，有的读者是贫穷的，觉得生活艰辛，有时甚至可以说连喘口气都困难。我知道这本书的读者中，有人无法为吃了的饭和穿破了的衣服付出钱来，好不容易忙里偷闲，从雇主那里偷来点时间，才能读这几页文字。许多人过的是何等卑微、奔波辗转的生活啊，我知道这些，是因为我的眼睛已经被我的阅历磨得锋利无比了；你们常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，欲做成一笔生意以偿清债务，你们陷在一个非常古老的泥沼不能自拔，*aes alienum*——他人的铜币中，有些钱币不是用铜铸成的吗？就在他人的铜币中，你们出生，死亡，被埋葬；你们承诺明天偿清债务，明天后还有另一个明天，直到死在了今天，债务还是没有偿完；你们乞求开恩和怜悯，请求照顾，使尽了法子总算没有被送进大牢；你们编造谎言，拍马溜须，缩进一个安分守己的硬壳里，或者自我吹嘘，作出一副清高和大度的样子，才获得了你们的邻人的信任，允许你们为他们做鞋制帽、缝衣修车，或者让你们替他们买吃的；你们在一只破箱笼里，或者在灰泥后面的一只袜子里，塞进了一把钱币，或者塞



自然之书

在银行的砖屋里，那里是要安全一些；无论塞在何处，塞多少，也不管数目是多是少，为了怕生病而拼命赚钱，却反而被赚钱累得病倒在床上。

我有时感到很奇怪，我们为什么这样轻率，我甚至认为，我们是在过着臭名昭著的、从国外“舶来”的奴役制度下的生活。有那么多残暴而熟练的奴隶主，奴役了南方和北方的奴隶。一个南方奴隶主的监工是狠毒的，而一个北方奴隶主的监工也许更加糟糕，但你们自己做起监工来是最坏的。说什么——人是神圣的！看大路上的赶马人，昼夜不分地赶向市场，在他们的内心里，会有什么神圣的思想呢？他们的最大任务是伺候好驴马！与驮运的利益相比较，他们的命运算得了什么？他们不过是在为一位繁忙的贵族赶马，有什么神圣可言呢？你看他们卑微地赶着，整天战战兢兢的，毫无神圣可言，更遑论不朽了，他们知道自己只能归属于奴隶或囚徒这类人。和我们的自知相比，大众舆论这个暴戾的君主也显得微不足道。正是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，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，决定了他的归宿。要在西印度各州谈论灵魂的自我拯救，是不可能有一个威伯尔牧师来宣讲的。请再想一想，大地上的女人们，编织着临死之日梳妆用的软垫，她们对自己的命运也非常漠视！仿佛得过且过才不会伤害永恒。

人类在平静地过着绝望的生活。所谓按照老天的意思行事，其实就是一种彻底的绝望。从绝望的城市到绝望的村庄，你必须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鼓励自己。在人类的游戏与消遣中，隐藏着一种凝固而无法知觉的绝望。游戏与消遣中并不存在娱乐，因为娱乐是下班之后的事情。不做绝望之事，乃智慧之一种。

如果把我过去关于如何度日的打算告诉大家，或许有些熟悉我的实



自然之书

际情况的读者会感到奇怪，而那些对我不熟悉的人则会感到惊讶。所以，我在这里略述几件小事。

无论如何，我都希望能够立即改善我当前的状况，并在手杖上刻下记号；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点正是现在，我就站在这个交叉点上。请原谅我说得晦涩难懂。因为我所从事的工作比大多数人在干的活更加神秘；并非我故意保密，而是我的这种工作有这种特点。我很愿意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，而非有意让公众不知其所以然。

很久前我丢失了一头猎犬、一匹栗色的马和一只斑鸠，到现在我还在寻找它们。我对很多过路人描述它们的情况、踪迹以及它们会响应怎样的叫唤。我曾遇到过少数几个人，他们曾听见猎犬的吠声和马奔跑时的蹄音，甚至还看到斑鸠隐入云中。他们也急着想把它们找回来，仿佛是他们自己丢失的。

要看太阳初升和黎明降临，如果可能，还要阅尽大自然本身！在多少个冬天和夏日的清晨，在邻居们还没有起床为他们的生计奔波之前，我已经忙碌了很久了！很多镇子里的人都曾看到我干完活后归来，包括一大早赶往波士顿的农夫，或去上山打柴的樵夫都曾经遇到过我。是的，我不可能在太阳升起时助它一臂之力，但毫无疑问，我是日出的见证者。

多少个秋天和冬天的日子，我在镇外度过，倾听着风吹奏的声音，然后又把它们播撒出去！我在这里投注了几乎所有的资金，为这笔生意而迎着寒风，连喘气都很困难。如果风声中有政党斗争的消息，一定会在报上刊登出来。另一些时候，我在高岗或树梢的观察台上守望，向每一个新来的客人发出信号，或守候在黄昏的山顶上，等待夜的来临，好让我抓到一些东西。我抓到的从来就不多，这不多的却仿佛“天粮”一



自然之书

般，都会在太阳下消融殆尽。

我在一家报纸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记者，报纸发行量很差，而编辑也一直认为我写的一大堆东西是无用的。所以，作家们都有同感，忍受了巨大的困难，收获却微乎其微。然而在这件事上，苦难本身就是一笔不菲的报酬。

很多年来，我自认为是一个暴风雪和暴风雨的监护人，我忠职守则；我还是一个测量员，我的脚虽不测量公路，却测量森林中路径，并保证它们畅通。我还测量了一年四季都能通行的岩石桥梁，偶尔有人走在上面走过，证明了它的便利。

我也曾守护过镇子里的动物，它们经常跳过篱笆，为忠于职守的牧人增添不少的麻烦；我对很少有人涉足的田边地角也很感兴趣，尽管我不大知道约那斯或所罗门今天在哪块田地中干活；因为这已不是我分内的事了。我为红越橘、沙地上的樱桃树和荨麻、红松、白葡萄藤和黄色的紫罗兰花浇水，以避免它们在天气干燥的季节中枯萎死去。

总之，我这样干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我一丝不苟地做着这些事，直到后来越来越明白了，镇子里的人们是不愿把我包括在公务员中的，也不愿给我一点微小的薪水。我记的账，我可以发誓是很仔细的，但确实从未被查对过，更不用说核准了，结清账目简直就是天方夜谭，好在我的心思也不放在这上面。

不久前，一个印第安人到我的邻居、一位著名的律师家里去兜卖篮子。“买篮子吗？”他说。律师回答：“不，我们不要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印第安人出门骂道，“你们是想把我们饿死吗？”看到他的勤劳的白种人邻居生活得如此富裕——因为律师只要把辩论的语言编织起来，就像耍魔术似的，金钱和地位都会接踵而至——这个印第安人曾自



自然之书

言自语：“我也要做生意了；我编制篮子；这是我能干的。”他以为编好篮子就算大功告成，剩下的就是等着白种人向他购买了。但他却不知道，他必须使人感到购买他的篮子是值得的，至少得使别人相信，购买这只篮子是值得的，要不然他就应该编制一些别的让别人感到值得购买的东西。我也曾编制过一只精巧的篮子，但我并没有编造得使人感到值得购买它。在我看来，编制篮子是我该去干的事情，根本就不用去研究怎样编制得使人喜欢。我倒是研究过怎样才能避免这种买卖的勾当。人们努力追求并且认为成功的生活，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。我们为何要夸耀一种生活而贬低另一种生活呢？



CONTENTS

前言 | 1

春之卷 · 瓦尔登湖畔的沉思

简单生活 | 3

瓦尔登湖畔的沉思 | 23

我生活的地方，我为何生活 | 34

孤 寂 | 49

夏之卷 · 流水四季

种 豆 | 61

来自房屋的温暖 | 72

湖 | 88

春 天 | 112

秋之卷 · 与动物相遇

野性的邻居 | 131

声 音 | 144

过冬的动物 | 159

冬之卷 · 我的生活和艺术

来访者 | 171

冬天来的旧居民 | 185

冬天的湖 | 199

北格田庄 | 213

村 庄 | 222

梭罗年表 | 227

春之卷

瓦尔登湖畔的沉思



简单生活

一八四五年三月底，我提着一柄借来的斧头，到了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，走到我准备盖房子的地点附近，就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一样高耸入云的白松——它们有的还很小——来做我的木材。刚开始时如果不东挪西借是很艰难的，但还有一个惟一的办法，那就是让你的朋友们对你的事业感兴趣。斧头的主人在借给我这柄斧头的时候，说它是他的宝贝；可我归还他的时候，斧头却更锋利了。我干活的地方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小山坡，到处都是松树，穿过松林就到了湖边，我看见林中一块小小的空地，四周是小松树和山核桃树。湖面上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，只化了几处地方，黝黑的一片，而且渗出湖水。在我干活的时候，还飘过几阵小雪；但当我从林中走向铁路，往家里赶的途中，路上的大部分地方，黄沙铺天盖地，闪烁在灰蒙蒙的天空中；而铁轨也在春天的阳光下发出亮光。我听到云雀、天鹅和别的鸟雀的叫声了，它们也来和我们一起欢度新的一年。这是一个愉快的春天，令人讨厌的冬天已经像地上的冰块一起消融殆尽，蛰伏了一个冬天的生命开始舒展。

有一天，我的斧柄脱落了，我用一段山核桃木制成一个楔子，用一块石头敲紧了它，就把斧头泡在湖水中，以使木楔子涨大一些。这时，我看到一条赤练蛇自如地窜入水中，安详地躺在湖底，竟和我在湖边一样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；它也许还没有从蛰伏的状态中完全苏醒过来。在我看来，人类之所以还停留在目前的原始而低级的状态中，也是还没

